

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文比賽

等待

三年二十班 沈冠宇

沒有三袁兄弟待月六橋的癡，也沒有王寶釧死守寒窯十八年的苦；不是那等待歸人的三月柳絮，更不是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的樹。漫漫人生，我們都在等。我在等著自己。

每個早出晚歸的日子幾乎一成不變——我不是在教室唸書，就是在前往教室唸書的路上——用盡自己的潛能以迎戰到來的大考。衝刺了一整天後，回家時我會放慢腳步，讓我的靈魂可以追得上來。因為我的腦跑得比靈魂快得多了，唯有每天放慢步調一下，我的靈魂才不至於走失。某個地方的土著也會如此走走停停，「我在等我的靈魂」，他這麼說。

印象中是個夏夜，夜裡還激盪著夏天白晝的狂熱，沸騰了我年輕學子熱情的心。我就這樣帶著夏日的餘韻走著。走著，倏地一切變了，變得和我熟知的白天不一樣了。早晨那些燈熄了的店鋪紛紛向我揮手，柏油路不再蒸籠似地發著煙，天空暗成了糝了紫的酒紅，像極了一齣歌戲正要拉起的序幕……。原來放慢腳步等著自己的感覺是如此美好！等待著自己的同時，我也感覺到了這世界自然變化的奇妙道理。

我待著自己，沒有飛羽觴卻醉了月，因為我感受到了生命中極致的當下。雖說我既不是袁宏道、也不是王寶釧，不是情婦、更不是裸等待開花的樹，但我也在等。等著自己。

評：

- 一、首段連用四句排比，以「沒有」、「不是」逼出主題，等的是「自己」。
- 二、承接首段，抒發現今的自己，每天周旋於考試、唸書中，「腦跑得比靈魂快」，因此不得不「放慢腳步」，讓「靈魂可以追得上來」；段末再以「我在等我的靈魂」點題。
- 三、三段轉以某一次的親身經驗，配合優美的文辭，說明「原來放慢腳步等著自己的感覺是如此美好」，再次凸顯「等著自己」；更進一步闡述「等待著自己的同時，我也感覺到了這世界自然變化的奇妙道理。」
- 四、末段呼應首段，首段出現例證再次出現，造成「雙手闔門」效果，且段首與段末，一句「我『待』著自己」，一句「『等』著自己」，正好點出題目「等待」，除首尾呼應外，亦可見運字用心處。
- 五、本文化用了許多學習過的詩文，如：袁宏道《晚遊六橋待月記》、鄭愁予《錯誤》、席慕蓉《一棵開花的樹》、李白《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》與「王寶釧苦守寒窯」故事，自然而貼切。
- 六、唯請注意：首段開始「待月六橋」的是袁宏道，而非「三袁兄弟」；運用典故務須正確無誤；第三段五行下，「一齣歌『戲』」應為「一齣歌『劇』」之誤，請注意錯別字。